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四〇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文章辨體彙選（六）

明 賀復徵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九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梁鳴岐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九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論四

武王論

宋蘇軾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以管蔡作亂成
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
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
乎堯也舜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
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
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
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
之存亡民之生死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

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

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始皇論一

蘇軾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

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四

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徵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

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索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五

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秦論二

蘇軾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彊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罷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寒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

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八

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漢光武論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

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

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

猶召辱鄧通議斬黽錯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

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

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

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

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

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九

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

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
及其誅閭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河清王殺李固事
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
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
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
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
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
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
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
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
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
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蠱起而難
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
而後真知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

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
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
知攻知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捋齒牙氣力無以相
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
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
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
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
高帝以其不知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
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
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
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
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
求遂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
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
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知短
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

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十三

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平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秦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蜀論
蘇轍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

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讐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十三

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啟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個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

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羣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怨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晉論 蘇轍

御天下有道體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

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情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

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
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
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
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
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
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
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
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
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
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彊食其甚美而
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
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梁武帝論 蘇轍

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
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
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

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

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
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
道與老子相出入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
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
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
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
招延縉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

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
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
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
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
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
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
法為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
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

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

隋論 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十八

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

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

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

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

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厭

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披甲持

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

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

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十九

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大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東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

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
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積防
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
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以誅滅畧盡而
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
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
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
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二十

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
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攜幼
而歸之岐山之下纍纍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
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
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
內憂外重則為內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

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
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
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
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
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
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
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
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三

周之衰齊晉秦楚繇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
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
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僇其豪傑使天下
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
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
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
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
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

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而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

相懲戒以求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知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

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

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根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

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唐高祖論 蘇轍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羣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與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三十四

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問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後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泰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西晉論 何去非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三十五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
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覩雖甚愚怯必加所驚備
而發於近者其毒嘗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
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
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
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
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
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二十六

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
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
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
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
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弊而悅其向服
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
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
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

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
發若決防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
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
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
通五原而來其朝至於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
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
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
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三百九十五

二十七

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
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
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
西之地鞠為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
都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
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元海匈奴
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
風苻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